

防空洞中写就的《新石门日报》创刊号发刊词

□陈晔

1947年,石家庄解放前夕,陈明、丁玲夫妇离开阜平,翻过小锅岭,他们的目的地是石家庄。晋察冀野战军遵照中央指示要解放石家庄,这是我军要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。为打好这一仗,部队在紧张地练兵;文化宣传战线上集结了一批人才在做接收城市的各项准备。

陈明作为石家庄解放后第一批进城的文化战士,进入硝烟刚散的城区。他在解放后的石家庄工作过一段时间,参与创建《石家庄日报》的前身《新石门日报》,开展戏曲创作和文化宣传。他是石家庄解放的见证者之一,也是石家庄解放后文艺及新闻事业的建设者、开创者之一。

在防空洞里写创刊号的发刊词

陈明,1917年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小华村,1937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四大队学习。同年9月,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。他一手拿枪,一手拿笔,以一名文艺战士的身份投身抗战中。在战火中和丁玲结为革命伴侣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他与丁玲、萧三、欧阳山、杨朔、邵子南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从延安赴东北,因为战争形势需要,留在华北开展革命工作。他会写,会演戏,会导演。剧本、诗歌都写得很好,是一位文艺全才。

1947年,在石家庄解放前夕,陈明夫妇从阜平住地奔赴石家庄。他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,告别胭脂河畔的美丽山村,带着即将完稿的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,没有想这一去什么时候还能回来。他们遵照指示默默做准备,随时听从召唤入城。

根据特长,陈明被分配到组建的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帮助工作。部队接管石家庄后,为占领舆论阵地,着手创办《新石门日报》。作为关内第一张城市党报,市委很重视,决定发创刊号发刊词,安排陈明来写。石家庄刚解放,敌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,没有一个好的环境。轰炸声经常打断他的思路,他是在防空洞里写作的。防空洞里没有桌椅,他便在膝盖上写作、修改,而后誊写出来交给报社。在他的回忆录《我与丁玲五十年》中特意提到这个珍贵的细节。这个细节让我很震惊,《石家庄日报》真的是诞生在战火硝烟中。

石家庄解放后,还潜伏着一些国民党特务,另外还有三青团等,这些人必须清除和甄别。城市建设百废待兴,对人员的审查要同时进行,防止遭到敌人破坏。进城后的他又被派到石家庄铁路工会。在铁路机务段,他所在的工作组负责对机务段工人进行审查。城市刚解放,机务段的火车全部停开,火车司机、铁路工人一方面接受审查,一方面审查合格后要对这些人进行培训,挑选可靠的人为我所用,逐渐恢复铁路运输。

陈明所在的工作组里有老区来的两名铁路工人,还有一名公安人员。作为文艺战士,陈明不忘自己的创作使命,一方面搞审查工作,一方面又在为创作收集素材。车务段有几位参加过“二七”大罢工的老工人师傅,住在厂里,陈明与他们交朋友。他们的习惯是早晨早早起来,在一起抽烟聊天。陈明没事儿的时候就和他们聊天,了解一些工人斗争的历史和故事,也包括石家庄的一些人文地理。除了和老工人聊天,他还和不同年岁的工人交流,获得了大量的信息,这为他创作《十九号》积累了素材。

他把“十九号”搬上舞台

原南大街19号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石家庄解放前夕垂死挣扎建立的特务机关。“十九号”成立后,大肆捕杀共产党员、敌工人员和无辜群众,犯下滔天罪行。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后在这里受酷刑折磨而死。石家庄解放后,幸存下来的人揭发了“十九号”的罪行。《石家庄日报》记者写出文章在报上发表,引起关注。为揭露“十九号”罪行,1948年初,陈明与逯斐开始创作多幕剧《十九号》。陈明采访了多位幸存的受害者、知情者,查阅了敌伪档案,先后修改7次,完成了剧本创作。

戏由华北联大文工团排演,原来题目叫《死里逃生》。当时华北联大在正定,为便于工作,作为编剧的他 and 文工团住在一起。1948年的夏天,陈明一直在华北联大排戏。戏排练好后,在市人民剧院公演,社会反响强烈,还被改编成评剧。后来,这个剧本被选入“大众文艺丛书”第一辑,在北平出版了单行本,在这套丛书里是唯一的剧本。



■陈明



■陈明与丁玲。



■陈明回忆录《我与丁玲五十年》封面。



■丁玲《桑干河上》封面。

1948年的春节,陈明是在石家庄过的。当时,丁玲在宋村等五村搞土改,担任负责人,主要在宋村常住,女儿在上。过一两周,陈明会在星期天骑自行车或骑马来宋村探望丁玲。二十里地的路程,路是土路,坑坑洼洼,很不平坦;丁玲严格自律、以身作则,作为负责人,不让丈夫在公家食堂吃饭,而是自己花钱在宋村一家个人开的小饭馆吃一碗当地的烩面。烩面不贵,味道很合他的胃口,很多年后他还念念不忘。

四个月后,丁玲去了位于正定的华北联大,修改她的长篇小说。经过了宋村土地改革,她对土改又有了深刻认识,对小说的结构进行调整。小说的结尾是在这儿完成的。

1948年6月24日,丁玲从当时的建屏县(即平山)赶回石家庄。陈明与爱人见了一面,见面时已是深夜两点,那是个月有月亮的晚上。陈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“月光浩淼,冷气宜人”。6月25日,丁玲去东北参加国际民主妇联会。这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离别。送走丁玲后,陈明又回正定继续排练《十九号》。

1948年7月底,陈明离开华北联大回到石家庄,因为要成立华北文联。8月,他参加了华北文联成立预备会,作家萧三、欧阳山、赵树理、康濯等都参加了。

丁玲离开石家庄去了东北,分开的时间里,他们只能鸿雁传书。陈明担忧她的安危,每天到收发室等信。信不来,就很惆怅;信来了,欢喜若狂。他在7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:“她逐渐远去了,我这信插上几个鸡毛也赶不上她。”

因为世界第二次民主妇女大会延迟,丁玲她们滞留哈尔滨。1948年的中秋节前后,中央组织部安排陈明去东北执行任务。在西柏坡,中组部领导找陈明谈话,让他负责带一支队伍去东北,同行的有很多人,也包括丁玲的女儿。这一次离开石家庄,再回来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。

重回石家庄

1986年秋天,陈明回到了石家庄,重返旧地。只是这一次,他是一个人回来的。丁玲去世,他特意回故地走访,来他们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重温记忆。

在宋村,丁玲大刀阔斧推进土地改革,险些遭到坏人暗算。她靠着大胆和一身正气说服假贫农团支持土地改革。在《塔冢村志》上,我看到了有关丁玲在这里进行土改的文字记载。丁玲在哪里,丈夫就在哪里,家就在哪里。在市里工作的陈明过一段时间就来看望她,帮着出主意,分担一些工作压力。

在宋村,我碰到一些在太阳底下聊天的老人,其中就有丁玲当年在宋村土改时的小姑娘,如今已经白发苍苍。她见过陈明、丁玲和丁玲的女儿蒋祖慧,那时候她是个孩子,也看过1948年春节陈明演的《兄妹开荒》。我随身带着一册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里面有丁玲和陈明的照片。她指着照片说:“是陈明和丁玲,陈明可帅了!”

记忆是美好的。陈明回来,与宋村一些熟人聊起当年的事情,感慨万千。陈明独自在村外的地里走着,嗅着熟悉的乡村气息,仿佛又回到当年他们在村里过年和相聚的情景。那是年底,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学校放假,被接到宋村,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,让翻身农民过一个土改后的新年,陈明发挥特长紧急排练小戏,他和丁玲的女儿及警务员张来福演了几个小戏。丁玲的工作组包着五个村。宋村派出村里的马车拉着他们巡回演出。他们的演出在刚刚获得解放的石家庄无疑是一股清风。

在一位老人的引领下,我去了老房东家,见到了房东的儿媳妇和孙子。他们依然记得陈明一家。

丁玲称陈明为“改家”。在丁玲的一生中,陈明为支持丁玲创作做了大量幕后工作,包括丁玲去世后著作的整理、成立丁玲研究会。他也是作家,也有很好的文笔,但一直以丁玲的事业为重,直到晚年口述了自己的回忆录。其中,谈到了在石家庄的往事,但也是粗略一笔,顺着这些零星线索,复原了他们在石家庄的一些人生印记。

石家庄是陈明生命中的热土,也是丁玲写作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结尾的地方。无论他个人、家庭,还是一部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,在防空洞里撰写《新石门日报》创刊号上的发刊词,将“十九号”搬上舞台,这里都令他难以忘却,也是不能绕开的一段经历。

岁月洗尽铅华,故人虽去犹难忘。陈明热恋晋察冀,难忘石家庄。